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困學紀聞

〔宋〕王應麟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一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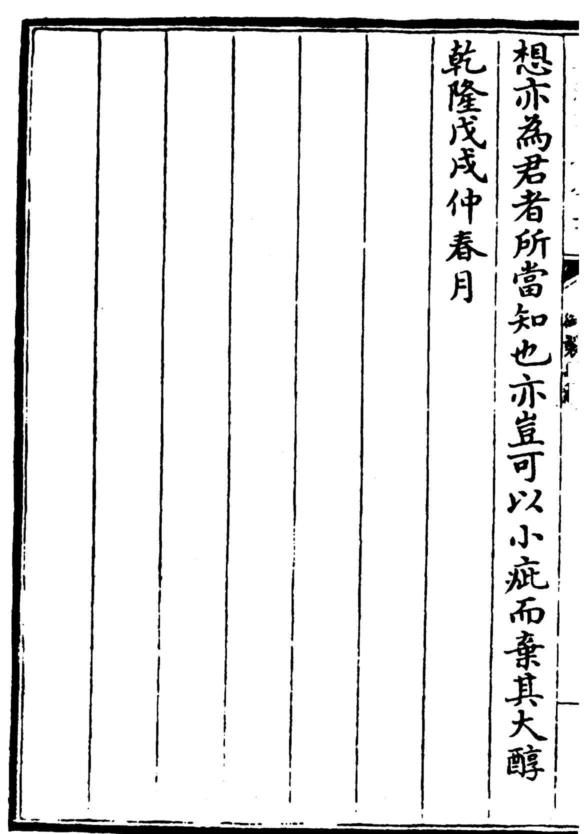


御製讀王應麟困學紀聞

應麟博學多聞著書頗富而議論皆出於正是編乃隨筆考訂理融辭達其說經具有淵源深合內聖外王之旨偶披說易卷於凡修辭立誠陽大陰小防於未然恐致福未嘗不反復而誦沈潛而思以為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熟讀而切己體察也獨其論五陽之盛一陰生而引陳完之奔齊為亡齊者已至漢宣帝時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即位而武氏已生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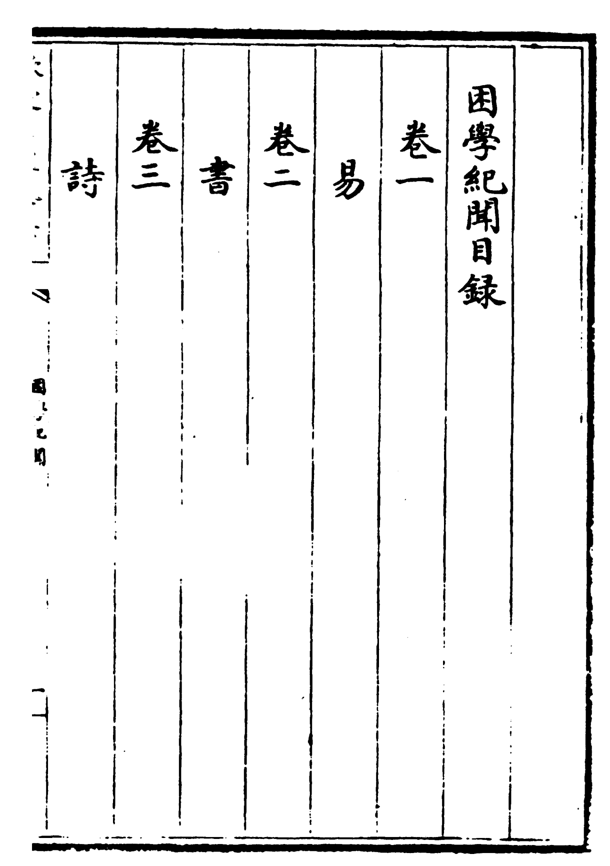
前二年宋藝祖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以為易者極深研幾當勿用而知有亢履霜而知有戰固亦戒將然凜消息之義耶而未免失之鑿矣夫為君者慮泰否之幾察盛衰之運朝乾夕惕持盈危明如是而已耳必舉數世之前之事以為數世之後之兆或轉疑於謬悠而不信則反懈其儆懼之心非此說有以甚之乎且五世八世之說出於左傳本屬浮誇使景公聽晏嬰之諫簡公從御鞅之言平公拒田常之計宣公

奪襄子之權則陳氏終不能為齊侯也至於王元后武則天之事皆因漢唐之帝不能自立亦人所共知者而女真入貢於藝祖更去侵宋一百數十年使徽宗不用奸亂政及遣馬政通使而復背盟金人又安能如之何哉蓋禍福互倚伏治亂相循環為人君者不可不慄然悟而矍然懼若如應麟所云智者必鄙而謂誕愚者將忽而不省等而上之堯舉舜舜舉禹之時謂之為失天下之機可乎雖然當天下極盛之時而為思患預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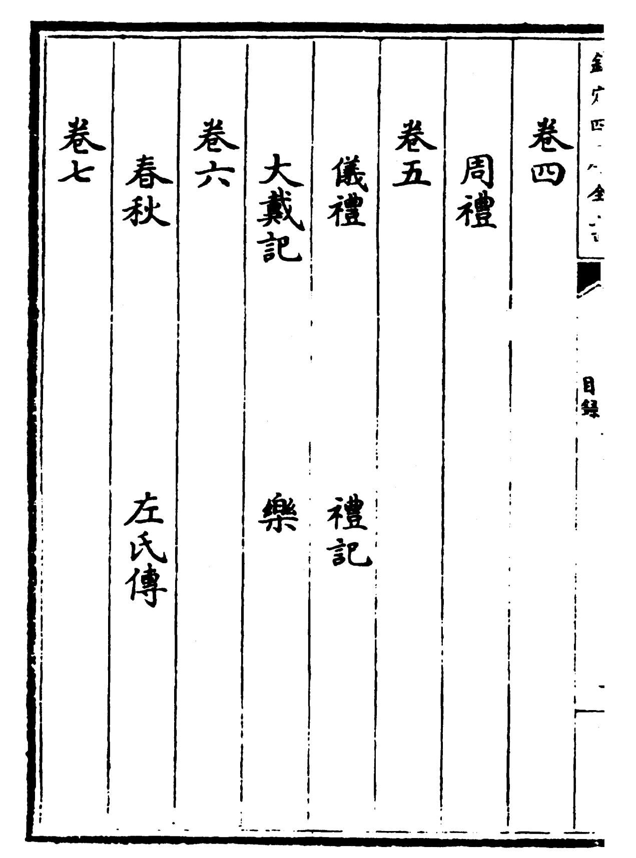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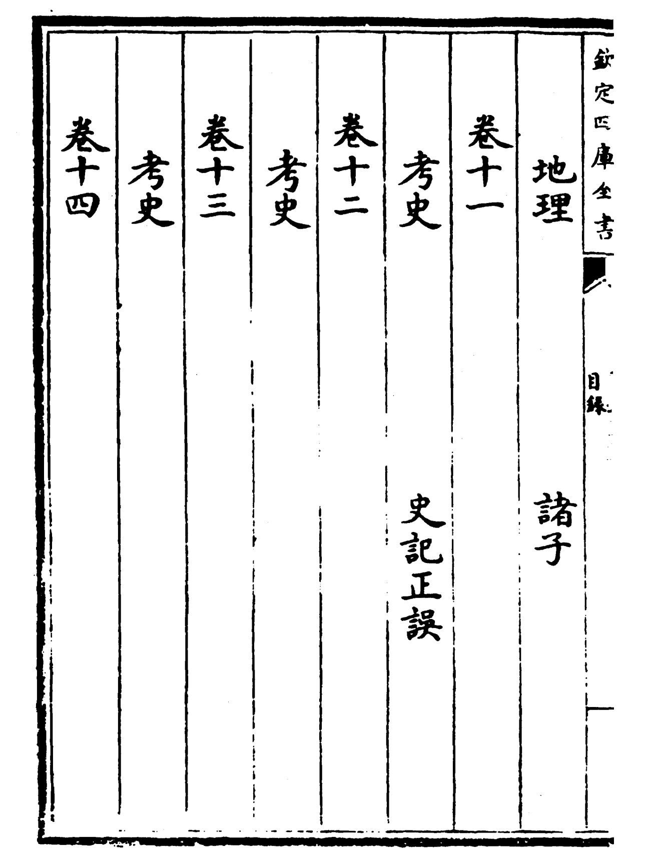
想亦為君者所當知也亦豈可以小疵而棄其大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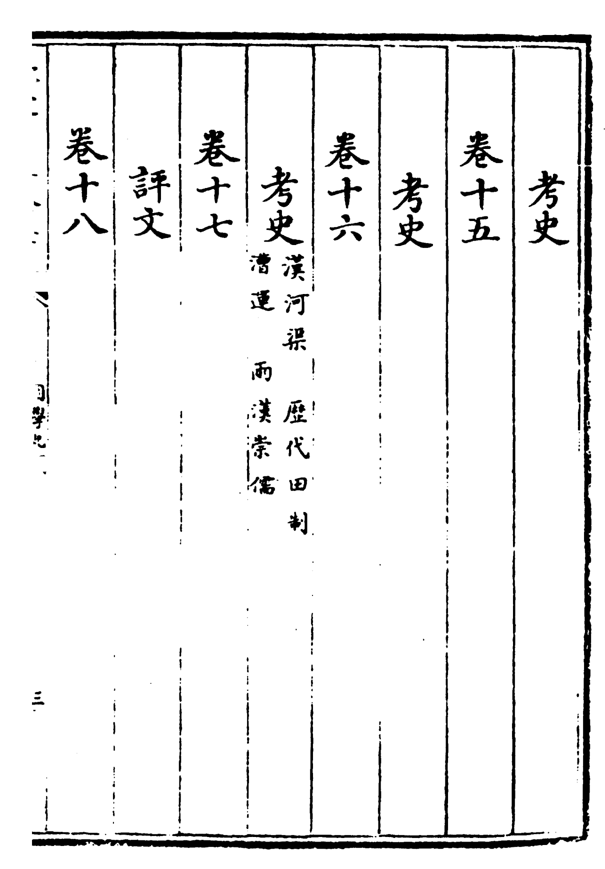
乾隆戊戌仲春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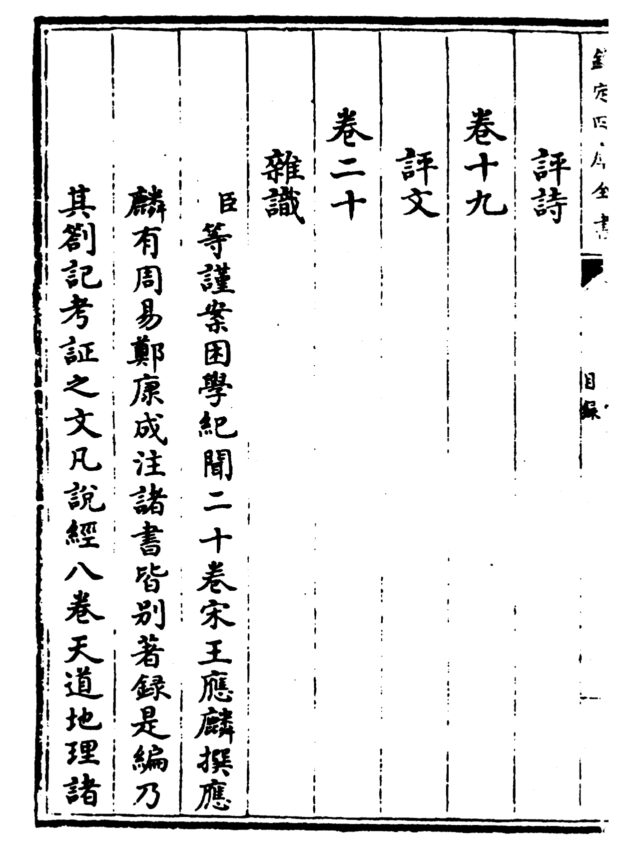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目録









臣等謹案困學紀聞二十卷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注諸書皆别著録是編乃其劄記考証之文凡說經八卷天道地理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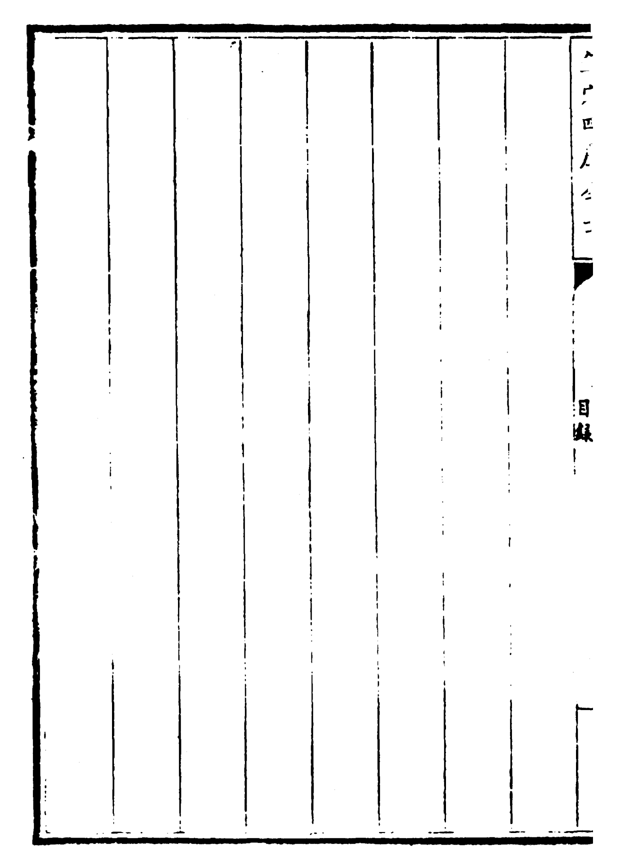
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三卷襍識一卷首
有自題云幼承義方晚遇艱屯炳燭之明用
志不紛云云葢亦成於入元之後也應麟博
洽多聞而理軌於正其學問淵源出於朱子
然書中辨正朱子語誤數條如論語注不舍
晝夜舍字之音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及謂
大戴禮為鄭康成注之類皆考證是非無所
遷就不肯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戶亦不

至如明楊慎陳耀文

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葢學問既深意氣自平故絶無黨同伐異之私其所考覈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元時嘗有刻本年應龍衷楠各為之序卷端題語尚鉤摹應麟手書藏弆之家以為珍笈此本乃

國朝閻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評注多足與應麟之説相發明今仍從刋本附於各條之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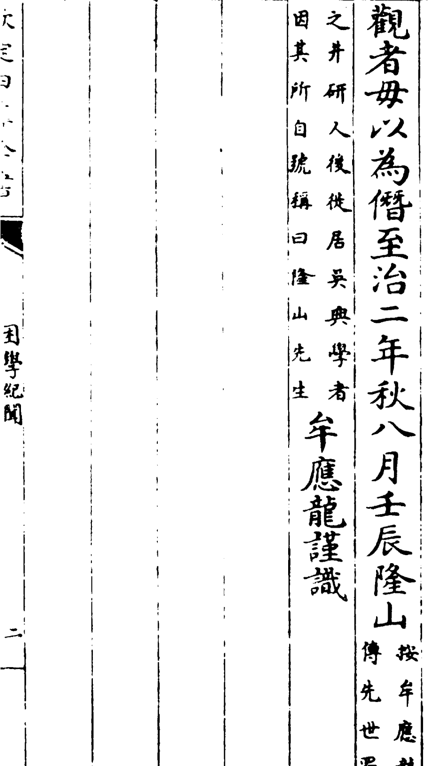
相參證焯頗以詞科之學輕詆應麟然應麟
博極羣書著述至六百餘卷焯之所學恐難
望其涯涘未免輕於立言以其補苴罅漏一
知半解亦多可採故仍並存之不加芟薙焉
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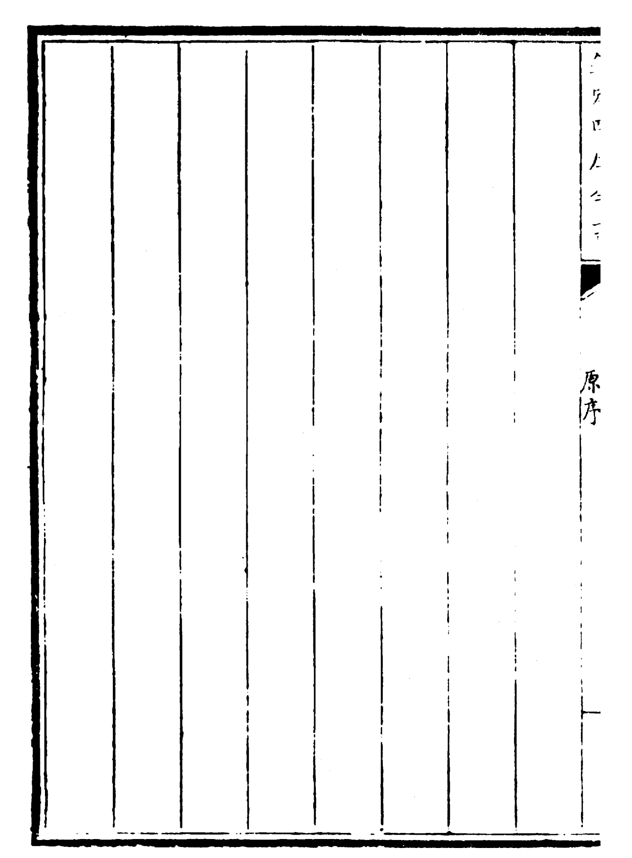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原序

宋咸淳間厚齋先生尚書王公以博學雄文聞于時兩制訓辭爾雅深厚歎而服者皆曰非先生不能作奇傳異書隤微隱奧疑而問者皆曰非先生不能知晚歲飛遯未嘗一日去書不觀頗聞著述甚富恨未之見也忽其子昌世若璩按宋德祐丙子昌世甫十歲則此時年五十六書來曰吾父平生書最多惟困學紀聞尤切於為學者今以其書視子幸為序所以作之之意置諸篇端蓋九經諸子之旨趣歷

代史傳之事要制度名物之源委以至宗工鉅儒之詩文議論皆後學所當知者公作為是書各以類聚考訂評論皆出己意發前人之所未發辭約而明理融而達該邃淵綜非讀書萬卷何以能之連日夜披閱目力為廢不意垂盡之年獲覩希世之珍序引固非晚陋所敢當然先祖光祿（按元史牟應龍傳祖子才仕宋贈光祿大夫謚清忠）與公之父吏部（按宋史王應麟傳父撝曾知徽州民稱為清白太守）同年進士（按宋史牟子才傳嘉定十六年進士則撝亦癸未年登第）先父大理（按牟應龍傳父巘為大理少卿）與公同朝者三



相得益歡事分之厚不並它人況昭文閉門讀文書求已志又予所深敬者是用承命而不辭託名於不朽焉觀者毋以為僭至治二年秋八月壬辰隆山按牟應龍傳先世蜀之井研人後徙居吳興學者因其所自號稱曰隆山先生牟應龍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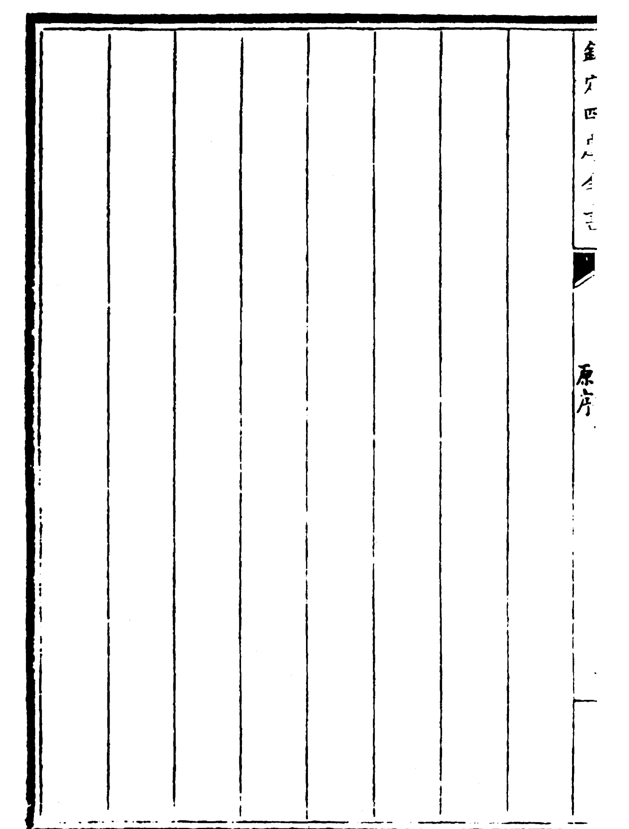


原序

世之為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窮夫
道德性命之藴理至而辭不達茲其為害也大矣是故
先儒有憂之且夫子之言有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其品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事不獨不足以盡天下
之智物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冊求其精粗
得失之要非卓然有識者不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
易之居業則曰修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夫聞見之
廣旁曲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屈指不能以遽

盡也揚雄氏作法言其亦有取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于吾徒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面牆背芒滔滔相承恬不以為恥於是為困學紀聞二十卷具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奧精實非細繹玩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若據按王應麟傳後二十年卒則卒當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下至泰定二年乙丑整三十年肅政司副使燕山馬速忽公僉事保定孫公楫濟川

分治慶元振興儒學始命入梓桷遊公門最久官翰苑時欲悉以所著書進于朝廷因循不果今也二公謂桷知先生事最詳俾首為序庸書作書之本旨亦以厲夫後之學者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居士泰定二年冬十月門人翰林侍講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袁桷叙按元史袁桷傳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四年卒年六十一謚文清叙蓋作於慶元路家居時



欽定四庫全書
原序

困學紀聞卷一

宋　王應麟　撰

幼承義方晚遇艱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學之庶自别于下民開卷有得述爲紀聞深寧叟識

易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修辭立其誠修其內則為誠修其外則為巧言易以辭為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至於幾則危矣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

草木也不茂見韓非解老可以發明貞固之說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

堅冰至即女壯之戒

淮南人閒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

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陽動

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

者能行之以陰陽言日夕易說所未及若璩按君子終日乾乾為

句夕惕若為句厲无咎為句證以下文言雖危无咎

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不意淮南子誤讀厲雖上至王

輔嗣猶然今朱子本義正之

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月而歸相印非茍知之賈誼書云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

越絶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陸宣公云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其

語本此

坤之六五程子以為羿莽媧武非常之變干寶之說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已專斷萬幾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四海愚謂此說為長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失也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嚴也山

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為未濟之三陽失位不通則為否之天下無邦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愚嘗讀易之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而長為泰自遯而長為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

繫于苞桑三桑在下而戒之也繫于金柅一柔方進而止之也

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也占而

從之曰原筮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戾于上下鳴謙者歟二三子亦姑謀樂鳴豫者歟

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三柔而不

中勉爲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巽之九三剛而不中

勉爲初之柔而屢失故頻巽

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歸妹六五月幾望則

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

幾者戒其將盈陰盈則陽消矣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

苟同不詭隨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其不

息回進善之機也

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渙其羣退小人之偽朋也

泰言朋　否言羣

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

朋盍簪

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於既雨者陽之極爲陰也

小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爲陽也

畜極則通　過極則亢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故甘節吉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故

甘臨无攸利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故曰自

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名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

丘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

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剝若璩按名

平有三比必指爲蕭相國客者但泰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下浮丘伯上宜增高堂生高堂生亦泰之博士

下陽舉而虢亡虎牢城而鄭懼西河失而魏戚大峴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守其國狄患攘而民怨結宗藩弱而戚黨顓柄臣揃而宦寺恣寇叛平而方鎮彊故曰思患而豫防之

復曰朋来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

陽大陰小而言陰陽闔而闢也朔先晦後而言晦朔終

而始也

爾雅小罍謂之坎大琴謂之離萬物之象無非易也若璩

按又有樂首謂之革康謂之蠱和樂謂之節

易之終始皆陽也始于乾之初九終于未濟之上九

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道皆曰

天行也然則無與於人事歟曰聖人以天自處扶陽

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

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也乾為木果在春為仁發生也在冬為幹歸根也終而復始

張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朱子謂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

聞之前修曰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即具此理乾九二言

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六二

言敬以直内

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甞不知

自知之明也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俟而法

不可變

下學而上達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戚宦之萌不

知繫于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漢能陳關雎之義而不能止奄寺之惡不知昏椓靡共之戒也經術雖明奚益焉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宫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張芸叟曰易

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若璩按劉元城嘗之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為物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驁於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為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元城曰然王氏此條純從劉元城論來

易言積善曰家大學言興仁興讓曰家家可以不正乎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黄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兔爰爰

雉離于羅

易者象也木上有水為井以木巽火為鼎上止下動為頤頤中有物為噬嗑小過有飛鳥之象焉餘卦可以類求王輔嗣忘象之說蒙莊緒餘爾

左傳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朱子發以為鄭康成之語愚謂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見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易則此所謂易云者蓋緯書也

鄭康成詩箋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謂包當作彪文也泰包荒謂荒讀為康虛也大畜積豕之牙謂牙讀為互大過枯楊生荑謂枯音姑无姑山榆晉錫馬蕃庶讀為藩遮謂蕃遮禽也解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讀如解若璩按王氏集鄭注周易云解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困劓刖當為倪仉萃一握為笑握讀為夫三為屋之屋繫辭道濟天下道當作導言天下之至賾賾當為動說卦為乾卦乾當為幹其說多鑿鄭學今

亡傳釋文及正義閒見之

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逵以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為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空設之唯馬融以為八卦杜預但云古書名葢孔安國書序猶未行也愚按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此足以證孔馬之說

易正義云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朱子謂繫

辭本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上繫下繫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彖即文王所繫之辭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彖象上下傳者孔子釋經之辭也愚按釋文云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本義從之漢儒林傳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絶而為之傳王肅本是也

阮逸云易著人事皆舉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

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亨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革存乎湯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顔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朱文公謂疑皆帝乙高宗箕子占得此爻

明夷之彖曰文王箕子者易洪範道統在焉用晦所以明道也象數相為經緯皆演於商之季世

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殷易簡未詳所據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呂氏春秋

賁色不純也

苕溪劉氏云夬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愚謂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憂元祐是也

井之九三荆公解云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文意精妙諸儒所不及王輔嗣以寂然至无為復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蘇子美辨其非愚謂先儒云至靜之中有動之端所以見天地之心與寂然至无之説異矣冬至陰之復蓋如周子利貞誠之復就歸處言之荆公曰陽以

進爲復初九是也隂以退爲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

薛氏曰易以初爻爲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復之七日

來復震既濟之七日得皆舉初爻

葉少藴謂凡易見於有爲者皆言用用之者何體也而

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易無體晁景迂若璩按景

迂名説之即後所云晁以道也曰體用本乎釋氏

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

子顔子好學論性其情之語本此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湯舉皐伊而不仁者遠玉泉喻氏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為君子也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本義云郭璞洞林讀至彚字絶句下卦放此愚按正義曰以其彚者彚類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順下應於乾巳去則納故征行則吉亦以彚字絶句泰之征吉引其類以有為否之貞吉絜其身以有待

儉德辟難朱子謂收斂其德不形於外申屠墻以之

泰之三无往不復陽之極也而否將萌否之四有命无咎陽之復也而泰將至

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為武氏矣一楊畏居言路元祐為紹聖矣羸豕之孚左腹之入可不戒哉

家聲之隤隴西以為愧城角之缺新平以為恥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毀宗澤而譽張邦昌者有貶張浚而褒秦檜者觀民風設教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若璩按通鑑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

以恥之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晉書載記民作酋病作慙則此新平以為恥恥似當作慙蓋恥屬符堅慙屬新平人也新平今之邠州

齊德衰於名陵若璩按當作葵丘晉志怠於蕭魚淮平而弃鏄用潞定而歸真惑易曰日中則昃玄曰月闕其摶不如開明于西

制官刑則具訓蒙士無彝酒則誥教小子易曰童牛之梏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

龜靈而焦雉文而翳是以衣錦尚絅蘭薰而摧玉剛而

折是以危行言孫此白賁素履所以无咎

知止而后有定故觀身於艮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

心於復

惟進賢可以正君故公仲進牛畜欣越而歌者之田止

孔明進攸之禕允而宮府之體一惟正已可以格君

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魏相因許伯不能

遏弘石之惡泰曰拔茅漸曰進以正

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畜

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收斂

當兩進其功

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

為本程子以居敬為先張宣公謂工夫並進相須而

相成也

艮者限也限立而内外不越天命限之内也不可出人

欲限之外也不可入郭沖晦若豫按沖晦郭雍所賜號云

小畜下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

九二牽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無悔義甚相類牽復中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澹庵若璩按澹庵胡銓號云

同人于野公之大也艮其背止之至也皆見於彖明一卦之義也

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二曰弗兼與也

虛美熏心若璩按路溫舒語秦亂之萌浮文妨要按王義之語晉衰

之兆故責受之以剝
廉恥國之脉也廉恥泯則國從之是以楚尾好賄郢城
危晉盈求貨霸業衰秦賂讒牧遷為虜漢金間增垓
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末七篇之始所以正
人心塞亂原也在益之屯曰莫益之或擊之
翰音登于天無實之名也殷浩房琯以之
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
在患難顛沛中況優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不失

其所亨

連山首艮艮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於不周卦氣始於中孚冬至為歷元黄鍾為律本北方終隂而始陽故謂之朔方太玄紀日於牛宿紀氣於中首而以罔冥為元艮之終始萬物也虞仲翔云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間沙隨程氏云醫家難經為百刻圖一歲隂陽升降會於立春一日隂陽昏曉會於艮時此說與易合又云北方之氣至隂而陽

生焉象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為龜為蛇於方為朔為北於太玄配罔與冥所以八純卦中獨冠以習

日月為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也王介甫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李子思云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

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沙隨程氏云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六而少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日

一卦變六十四六十四卦變四千九十有六六爻不變與六爻皆變者其別各六十有四一爻變與五爻變者其別各三百八十有四二爻變與四爻變者其別各九百有六十三爻變者其別一千二百有八十朱子發謂需利用恒者需之恒也蒙六五順以巽者蒙

之觀也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變張真父謂易無所不變蒙曰困蒙小畜曰復自道又曰牽復履曰夬履離曰履錯然歸妹曰跛能履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咸曰執其隨艮曰不拯其隨噬嗑曰頤中有物睽曰厥宗噬膚損曰弗損益之又曰或益之夬曰壯于前趾又曰壯于頄遯曰執之用黄牛之革鼎曰鼎耳革兑曰孚于剝未濟曰震用伐鬼方皆有卦變之

象小畜以一陽為復兊以一陰為剝變之變者也六十有四相錯而不相亂張文饒謂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咸象也咸之用在兊之說也履之九五曰夬履有夬象也夬與履乾兊相易之卦也

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為否一云自子至未為遯一云自寅至酉為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

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為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為七日一謂自五月

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易正義云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純陰陽在其中而薺麥生漢和帝紀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與月令不同張文饒曰陽雖生於子實兆於亥故十月薺麥生陰雖生於午實兆於巳故四月靡草死（參同契二月榆死八月麥生）

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見於魏文帝紀注太史丞許芝引易傳之言沙隨程氏朱文公皆從之（郭京本無初六字）

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朱文公謂非所以為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為大人矣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禄則辱來至哉斯言可書諸紳若璩按宋李孟傳傳亦常取斯四言識其子孫云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傳玄口銘也頤慎言語節飲食正義用其語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之謂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周南仲云趾所以行輔所以言艮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艮其輔雖言猶不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焉當可云艮六四艮其身象以躬解之伹背爲躬見背而不見面朱文公詩云反躬艮其背止於所不見止於至善也

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

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張説鄎國公主銘亦云帝唐降女天乙歸妹若左傳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二説不同正義皆畧之

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至也此陸農師之説朱文公取之

范諤昌證墜簡震彖辭脱不喪匕鬯四字程子取之漸

上六疑陸字誤胡安定取之

釋文引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周禮疏謂坤為土坎為水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是水土和合故象先王建萬國親諸侯

釋文引鄭注異字然內則注明夷睇于左股猶有所遺

朋盍簪簪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禮冠未有簪名若璩按杜詩盍簪宣櫪馬近杜註號詳博皆未知其從侯果來者侯果說見李鼎祚周易集解

說苑周公戒伯禽曰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孔子曰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今易無此言又泄冶曰易曰夫君子居其室云云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今易無末一句然泄冶在夫子之前而引易大傳之言殆非也

鹽鐵論文學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

後入于地說文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
無之疑易傳及易緯
後漢魯恭引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
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
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
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
月堅冰至也又云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又云
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

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又引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趙温曰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漢儒說易可以參考

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胏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胃之象胃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若璩按宋史藝文志易類有王肅傳十一卷

漢郊祀志引西鄰之禴祭顔師古注瀹煑新菜以祭蓋以禴為瀹王輔嗣云禴祭之薄者也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亦與顔注同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

離九三蔡伯静解云鼓缶而歌當哀而樂也大耋之嗟當哀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為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說長於古注

京氏易剝牀以簠謂祭器澹庵云易於剝坎取象簠簋以精意寓焉

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呂成公之説本於漢書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

渙其羣蘇明允云羣者聖人所欲渙以一天下者也本義取之謂程傳有所不及

充善端於蒙泉之始絶惡念於履霜之萌

坊記曰不耕穫不菑畬凶荀子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左氏傳穆姜以元亨利貞為隨之四德為是說者其未見彖象文言歟

易緯坤鑿度注云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為宰相注者未詳其人亦天下名言也

乾乾夬夬皆九三重剛也謙謙初六居下卦之下也坎坎六三居重險之間也蹇蹇六二陰居陰也

諸卦之爻皆及卦名坤小畜泰大畜旣濟六爻悉無之

八卦之象又有六焉巽曰木坎曰雲曰泉曰雨離曰明曰電

曾子天圓篇火日外景金水内景薛士龍詩云嘗聞曾子書金火中外明圓方遞舍施二景參黃庭愚謂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舍景其説本於易之坎離坎内陽外陰故為水為月離内陰外陽故為火為日

繫辭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弼

云以證成其義愚考王弼終於魏正始十年韓康伯東晉簡文帝引為談客二人不同時相去甚遠謂之親受業誤矣若璩按韓康伯名伯潁川長社人殷浩之外甥也官太常晉書有傳書謂唐李嘉祐詩輔嗣外孫還解易惠連犀從總能詩王輔嗣年二十四卒無子絕嗣見三國志晉張湛雖稱輔嗣女壻趙季子家有列子未聞季子之子能明易以傳其學此必殷浩外甥之訛記蓋詩人多不與勘或曰安知其不別有所據余笑而不敢荅

程子言易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朱子以為先見象數方說得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愚嘗觀顏

延之庭誥云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其説以荀王為長李泰發亦謂一行明數而不知其義管輅明象而不通其理蓋自輔嗣之學行而象數之説隱然義理象數一以貫之乃為盡善故李鼎祚獨宗康成之學朱子發兼取程邵之説馮當可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於治亂而易與天道遠又謂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説為可廢然伊川往往捨畫求易故時

有不合又不會通一卦之體以觀其全每求之爻辭離散之間故其誤十猶五六晁子止若璩按子止名公武即撰晁氏讀書志者為易廣傳當可荅書曰判渾全之體使後學無以致其思非傳遠之道

呂元鈞云求於八卦之先而牽於數故謂坎離先天地得於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

伏羲之易當以圖觀文王以後始有書艾軒若璩按艾軒林光朝號云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誠齋按誠齋楊萬里號云卦

者其名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字也愚按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為古文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字

上繫七爻起於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於咸憧憧往來卦氣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陰陽自然之數也

龜山曰乾坤兩卦聖人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沙隨

曰乾坤易之門文言於乾四致意焉坤則一而已舉乾坤之義則它卦可知上繫解七爻下繫解十一爻大畧類文言學者可以三隅反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玄明僧紹作仁今本乃從桓玄誤矣本義作人云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古用木畫地少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特牲云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

人卦者主畫地識爻六爻備乃以方版寫之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九也三多為交錢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七也兩少一多為坼錢八也見儀若璩按儀當作士冠禮疏

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訟三百戶三褫師三錫比三驅同人三歲蠱先甲後甲三日臨八月復七日十年頤十年坎簋貳三歲晉三接明夷三日不食睽二女一車解三狐損貳簋三人一人十朋益十朋夬五剛萃一握困三歲革三就震七日漸三歲豐

三歳旅一矢巽先庚後庚三日三品既濟七日三年未濟三年其數例總釋于乾鑿度如月幾望已日乃孚皆陰陽氣數之變若璩按王氏云數亦多遺如乾萬物六位六龍萬國四德四時坤萬物一朝一夕四支蒙再三瀆師萬邦比萬國泰萬物否萬物謙萬民豫四時觀四時无妄萬物頤萬物萬民離百穀四方咸二氣萬物恒四時萬物從一明夷四國睽萬物解百果姤四方萃萬物革二女四時震百里九陵歸妹萬物節四時亦有巽三品置於先庚後庚三日之下是也

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唯乾不言所利遏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内君子外小人所以財成天

地之道

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師

大畜為學貴為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為學文明以止而後可以為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為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

易立乎其中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謂行以造化言立以卦位言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注云為斯賤之役唐郭京謂斯合作廝愚按後漢左雄傳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廝字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湯伯紀云亂如疾病則亂之亂愚謂唐玄宗極熾而豐泰之極也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非命亂而何

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愚按大戴禮本命篇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易大傳豈即此篇

歟若璩按凡書引易為今周易所無者顏師古曰蓋易家之別說者也豈得謂即大戴禮記

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隋唐志十卷唯釋文序録列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為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為易義注内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荀悦漢紀云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兖豫言易者咸傳荀氏學今其

說見於李鼎祚集解若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皆諸儒所未發

王昭素謂序卦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吳仁傑亦從王晁之論沙隨程氏按繫辭曰二篇之策從韓康伯本張文饒

云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天地人物之本必蔵諸用也朱新仲謂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序卦亦雜以經師之言歟

劉夢得辯易九六論曰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朱文公曰畢氏揲法視疏義為詳柳子厚詆夢得膚末於學誤矣若璩按子厚謂董生膚末於學非詆夢得

古易五家吕微仲晁以道睢陽王氏東莱吕氏九江周

燔又有程迥吳仁傑二家而洪興祖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為正以諸書附著其下為考異釋疑

經説多依託易為甚子夏傳張弧作也闗子明傳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

越絶外傳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愚謂先陰後陽即歸藏先坤之義闔而闢静而動也

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荅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愚

按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棘下也棘下即稷下也劉向别録談說之士會於稷門下若璩按魯亦有棘下為城内地名見左傳定公八年水經注竟認亦儒者之所萃焉恐誤

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于神農重乎八純聖理玄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灾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

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運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又引孔子云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游魂歸魂為鬼易此占候之學決非孔子之言也張文饒言四易又異於是易有四體一用三伏羲先天體也連山天易歸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京氏謂二至四為互體三至五為約象儀禮疏云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說卦虞翻曰乾坤五貴三賤故定位艮兊同氣相求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已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坤消從午至亥故順乾息從子至巳故逆蓋用納甲卦氣之說

初九潛龍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輔漢卿謂易須識辭變象占四字項氏曰不稱乾馬而稱震龍震動也乾之動自震始

陽為大陰為小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取陰陽為義

六爻有得有失唯謙三吉三利家人一爻悔亡五爻皆
吉

漢書敘傳六世耽耽其欲浟浟音滌注頤六四爻辭浟浟欲利之貌今易作逐逐子夏傳作攸攸顏注以浟浟為欲利輔嗣以逐逐為尚實其義不同

上蔡謝子為晁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安樂邵先生皇極經世之學師承頗異安樂之文昔於廬山解后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福甚厚當

秉國政邵子仕雖不偶學業必傳因同授易書上蔡之文今不傳僅載於張稘書文恭集後康節之父伊川丈人名古字天叜

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張文饒謂先天圖自泰歴蠱而至否自否歴隨而至泰即南北之運數也聞見録載邵子之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蓋為聞杜鵑聲也陳忠肅謂重南輕北分裂有

萌則以人事知之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為怪妄東坡云著於易見於論語不可誣也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魯皆歐陽公門人而議論不茍同如此

迂齋若璩按迂齋樓昉號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人心無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又策問謂种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世衡至師道累葉為

名將郭逵以將帥顯而其後兼山按兼山郭忠孝號白雲按白雲郭雍號皆明易蓋易之為書兵法盡備其理一也愚聞之先君云若璩按王氏玉海易云有未畫之易易之理有既畫之易易之書　唐薛仁貴亦有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知識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貴篤實故法地

晁景迂述郭敏修之言曰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崇而禮火則卑之此卦之所以既濟也養生之說陰升陽降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

之易終之難也今易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
高宗伐鬼方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
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然則
鬼方即鬼戎與詩殷武奮伐荆楚朱子集傳云易曰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愚按大戴禮帝繫篇
陸終氏娶於鬼方氏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
連芉姓楚其後也可以證集傳之說
未濟三陽失位程子得之成都隱者朱子謂火珠林已

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

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數作傳然翻未知言有序之戒希聲未知比之匪人之訓踐履與易相違若璩按陸希聲傳見唐書百十六陸賛傳見唐書百六十八各為一人希聲雖有在位無所輕重之文不似賛實章執誼比云比之匪人似認陸希聲為陸賛不知一傳憲宗於東宫一相昭宗者

張緒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伏曼容云何晏疑易中九事愚謂晏以老莊談易係小子觀朶頤所不解者

豈止七事哉以義理解易自王弼始何晏非弼比也淸談亡晉衍也非弼也范甯以王弼何晏並言過矣

上坎為雲下坎為雨虞翻之說也郭子和從之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當雨作解女子貞不字謂許嫁笄而字耿氏之說也朱文公從之

咸之感无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堯之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若璩按初刊本作喜其說深矣

德非日新不足以言感義非入神不足以言精

館閣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今按楊楫序云

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歴算獻策後周賜爵持節

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北史藝術傳蜀郡衛元

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書目以為

唐人誤矣

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劉牧謂

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

曾子固為徐復傳云康定中仁宗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内不宜外仁宗嘉其言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令考侍講林瑀上會元紀推帝王即位必遇辟卦而真宗乃得卿卦每開説皆謟諛之辭緣飾以陰陽貫昌朝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顧問遂絀之復與瑀同修不經之書未可謂知易也荀子曰善為易者不占

介于石古文作砎晉孔坦書曰砎石之易悟

坤曰早辯解曰夙吉治之於未亂為之於未有在周子

謂之幾在張子謂之豫

程子易傳晚始授門人止齋若璩按止齋陳傅良號春秋後傳亦

曰此身後之書劉道原謂柳芳唐歷本皆不同由芳

書未成而傳之故也若璩按晉書孫盛傳著晉陽秋成稱良史諸子私改之盛初寫兩定本寄慕容儁後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太平寰宇記高句麗國書籍中有晉陽秋安得令有人向彼國購得寸

易緯辨終備曰煌煌之燿乾為之綱合凝之類坤握其方雄雌咕吟六節搖通萬物孳甲日營始東六節蓋謂六子日營始東震也

東坡曰左氏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知莊子曰師出以律有律以如己也杜預注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亦格言也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為陽純坤稱龍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

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愚謂孔子云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惟乖於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在險之時用禮之薄它爻之言酒者三需九五需于酒食困九二困于酒食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卦皆有坎文王周公以酒誥戒其象見於易其言詳於書三爻皆陽剛制之意也

莧陸夬夬項氏玩辭曰莧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

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兊為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愚

按說文莧山羊細角也從兎足苜聲讀若丸寬字從

此徐鍇按本草注莧羊似麢羊角有文俗作羱

聖人不以位為樂也在易謂之虎尾在書謂之朽索深

淵

先甲先庚吳祕注法言云周禮治象挾日而斂之鄭司

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

三日皆為申命令之義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示

其寛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

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余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

於乾九三曰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

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上九曰夫以剛健

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

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於文言曰

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又曰

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又曰

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於坤曰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初六曰陰之為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為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為潛於小畜上九曰大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其畜之盛在於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之輻於大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於

豫初六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於觀上九曰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也觀其生為民所觀者也於賁六五曰賁于東帛丘園乃落賁于丘園帛乃戔戔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於復曰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於頤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競修巳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於家人初九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九三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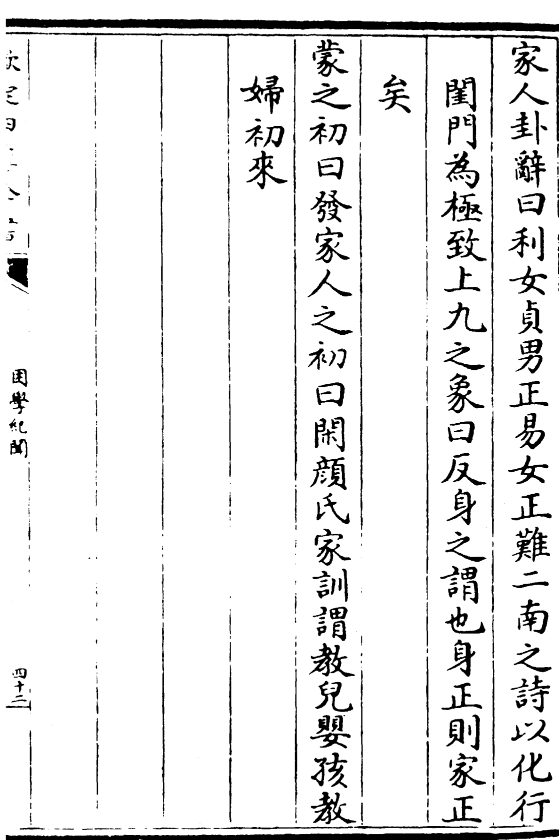
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上九曰凡
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為本者則患在寡
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於睽上九曰見豕負塗甚
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
說之弧睽怪通也往不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
陰陽也陰陽既和羣疑亡也於蹇初六曰處難之始
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於
萃之象曰聚而无防則衆生心於漸上九曰進處高

潔不累於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峩峩清遠儀可貴也於中孚上九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於小過六五曰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雨也

乾稱父（純陽）坤稱母（純陰）震長男（陽在初）巽長女（陰在初）坎中男（陽在中）離中女（陰在中）艮少男（陽在末）兌少女（陰在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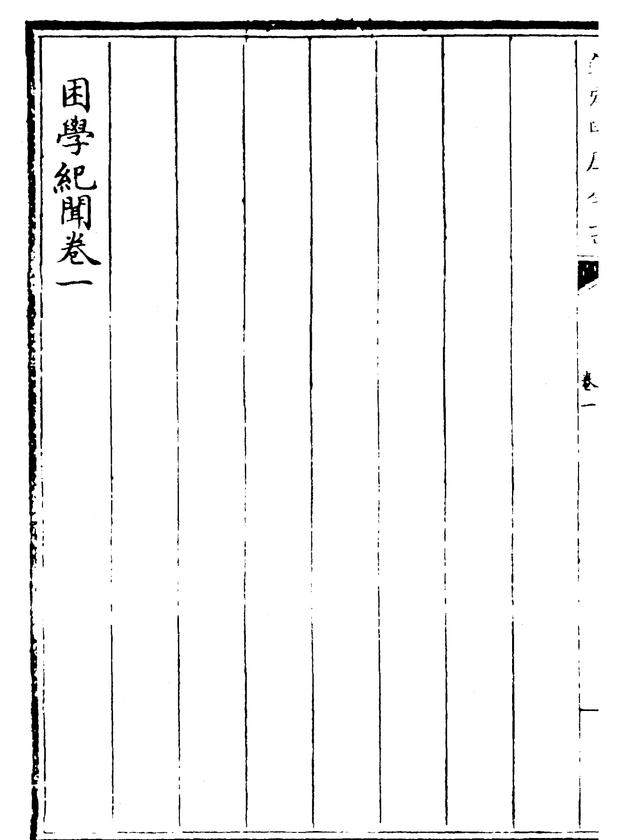
知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

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



家人卦辭曰利女貞男正易女正難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為極致上九之象曰反身之謂也身正則家正矣

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閑顏氏家訓謂教兒嬰孩教婦初來



困學紀聞卷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李維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二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困學紀聞卷二

宋　王應麟　撰

書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三墳五典是也前賢謂皐夔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黄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絻東面而受于師尚父也少皡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郯子而學焉孰謂無書可讀哉

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黄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不韋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涒灘上古之書猶存前聖傳道之淵源猶可考也

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書殘

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

已無矣恐未然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修政語引

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

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為

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

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

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

節仁之器以修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大

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

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成王問粥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淮南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尚在知者鮮焉好

古之士盡玩繹於斯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今本闕墨子七十一篇今止十三篇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若璩按今墨子七十一篇止闕其八墨子南使衛之文現載貴義篇此云止十三篇與陳氏書錄解題合

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

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皆孔安國之本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隷存古非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今本豈

忠恕所定歟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為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　若璩按隸古定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真書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也

吳才老書裨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有文異而有益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者今不復著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若璩按當作天寶後並同誤作定晁景迂云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史記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忽

又或作忞鄭康成曰忞勉也 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王莽作大誥曰民獻儀九萬夫蓋本於此 又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無俊字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是朔旦冬至之歲 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注讀爲梁鷁 漢五行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予若觀火周禮注謂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微子我其發出狂史記宋世家狂作往注引鄭康成曰我其起作出往也君奭天難諶王莽傳作天應棐諶欽明文思

安安考靈耀作晏晏鄭氏注寬容覆載謂之晏馮衍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第五倫上疏體晏晏之姿無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饗國百年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按漢五行志劉向傳皆云高宗百年費誓說文作粊誓史記作肸大傳作鮮按一作獮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哀矜折獄漢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大傳哀矜哲獄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悊民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賜通桓君章句即歐陽尚書劉愷引上刑挾輕下刑挾

重說文顧畏于民嵒多言也尼輒切

書始二典猶詩之首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有魯頌

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為虞書若璩按說文引五品不遜亦曰唐書其時舜典合於堯典內

夏小正月令時訓詳矣而堯典命羲和以數十言盡之

天官書天文志詳矣而舜典璣衡以一言盡之敘事

當以書為法堯典以日中宵中為春秋之別月令兩言日夜分無春秋之異

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益稷

日月星辰謂日月星為三辰五禮一也孔注於舜典以為吉凶賓軍嘉於皐陶謨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

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孔安國强讀為訛字雖訓化解釋紆回（今史記作南譌）

周禮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虞翻云鄭玄所注尚書古篆丣字反以為昧古大篆丣字讀當為柳古柳丣同字而以為昧裴松之謂翻言為然

宅嵎夷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今按史記堯本紀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嵎夷既畧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古夷字薛氏曰今登州之地

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按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大岳之胤也杜氏注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當從周語之說迂齋云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

堯讓許由亦其一也　若璩按韋昭國語注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當顓頊氏之衰則四岳為共工從孫亦神農之後復何疑

五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叙有典而遺其三焉唯孟子得之

程子謂共兜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

之於匹夫乎堯不聽此可以證程子之說韓非謂堯誅共鯀非也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刵剕宮大辟也皇王大紀之說本諸此而以墨劓剕宮大辟為賊刑之科目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一讀至方字絕句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文公亦以方字絕句

云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然書序已有此讀矣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共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於此見之

皋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吉士

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曰元曰愷吉德之實也所去曰凶吉德之反也議論相傳氣脈相續在春秋時謂之善人在西漢時謂之長者惟吉則仁所謂元者善之長為天地立心者也

儆戒無虞絜齋（若璩按絜齋袁燮號）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漢已兆於極盛之日矣無虞豈可不儆戒愚謂匈奴衰而女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歷

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已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為頑所以厎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愚謂仲虺之誥成湯召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武得荆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人之法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周禮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二禮之說自相背馳魯秉周禮周魯之禮其有異乎

古文尚書及說文璪火黺粖黼黻艾軒曰黺粖黼黻當各為一物璪當為玉璪之璪璪圜物也意其為璪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火以圜得非指璪火為一物乎鄭司農謂為圜形似火此為近之希冕謂黺粖黼黻皆從黹同謂之希冕陸德明希與黹同蓋有由來也

鳥獸蹌蹌馬融以為筍虡七經小傳用其說書禆傳以鳳凰來儀為簫聲之和艾軒亦曰制器尚象

古文箾磬今文作簫左氏曰韶箾舜樂名也諸儒誤以簫管解之

說文奡嫚也引虞書若丹朱奡論語奡盪舟按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奡盪舟者恐即謂丹朱若璩按奡奡並舉篡夏之賊臣也丹朱未聞凶終比儗不當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衞包所改當從古

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臯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臯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臯陶則見而

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子夏亦云舜舉皋陶觀於謨而見皋陶之學之粹也若璩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皋陶此自出魏晉間晚出書大禹謨余有辯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五十七條

蠻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之而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

淮南子曰皋陶瘖而為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説也皋陶陳謨賡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詩云法官由來少和泰皋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相之言亦未必然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索隱云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後封為秦垂益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則伯翳非伯益矣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黄度文叔書說益即隤敳本於此　若璩按伯益即伯翳辨非為二人莫妙於金仁山前編王氏與仁山同時居址亦近或未及見其論著乎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

也注謂四岳之族大戴禮誥志篇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史記歷書引之而其文小異虞夏之歷為昔自在古歷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為百草奮興秭鳺先滜若璩按尚書伯夷典禮三禮未聞佐堯且齊四岳之後姜姓又以為伯夷後封齊有二祖乎太子晉語較確

呂氏春秋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呂刑乃命重黎即羲和也楚語堯育重黎之後重黎舉夔見於此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

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諛甚於董賢之冊當憲氣燄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稜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若璩按昆命元龜乃史彌遠拜右相制詞倪思時知福州讀之駭歎以為用舜禹揖遜文請貼改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為次洪範以生數為次五德鄒衍以相勝為義劉向以相生為義

柔而立無立為懦柔惠且直不直為諂柔嘉維則失其則非嘉也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亹亹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

禹貢釋文周公職録云黄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引太一式占周公城名録有此三句夾漈通志藝文畧周公城名録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世說注云推周公城録治城宜是金陵本里抱朴子内篇

登涉引周公城名錄

大傳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叙惟歌九德之歌於此猶可考

說文引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蓋虞書說也

豫州滎波既豬古文云滎嶓既都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溠鄭注云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都賈公彦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書本皆作滎播也史記夏本紀作播音波

史記引禹貢二百里任國書男邦孔注男任也任王者事書王莽封王氏女皆為任注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任也男任二字蓋通用

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愚按吳之通水有二焉左氏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今廣陵韓江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吳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左氏傳哀十三年會黃池注云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此

自淮入汴之道也若璩按此句從初刋本增補

百川東注弱水獨西故洪範弱為六極弱與柔異柔如

漢文帝弱如元帝

過九江至于東陵曾彦和謂東陵今之巴陵余按史記

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曾說本此

朔南暨為句下云聲教訖于四海史記注本如此

說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

一年而有扈氏請服莊子謂禹攻有扈國為虛厲皆

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
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
其命何從古事茫昧不可考矣呂氏春秋曰夏后相
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
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不教
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
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朞年而有扈氏
服愚謂伐扈戰甘者夏后啓也誤以為相然其事可

以補夏書之闕

甘誓予則孥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莽傳作奴顔注

謂戮之以為奴也泰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

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勒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訓蔡氏自予視天下以後

謂予五子自稱也然予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稱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韋昭注云

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令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

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時未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厎慎蓋亦用韋說李善引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孔安國謂金鐵曰石未詳

左氏傳夏有觀扈漢東郡有畔觀縣今開德府觀城楚語士亹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

弟五人須于洛汭水經注亦云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作佶從先王居故作帝佶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若璩按脫勉哉二字湯曰汝不

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豈孔壁逸篇太史公亦見之乎後有補湯征者蓋未之考若璩按補湯征乃白居易文載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七十二條

辰弗集于房大衍歷議云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按皇極經世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若璩按以授時時憲二歷推算仲康即位歲在壬戌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亦非房宿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却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氐末度亦非房宿總之此出魏晉間晚出書胤征篇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

湯誓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為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使勿犯酒誥予其殺安國以為擇罪重者而殺之呂居仁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大有功於聖人者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為一詩正義云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

河為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九峯蔡氏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若璩按尚書中候亦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蔡傳謂非桓公之所為亦是尋好詰頭其實葵丘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於河

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孔注皆所不及

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又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又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其外畀如此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也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

孟子曰伊尹萊朱注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為湯左相臣扈祖己皆其冑裔也未詳所據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少藴云甘誓已言三正則子丑寅迭以為正者尚矣爰革夏正林少頴謂革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

漢律歷志引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者

謂祀先王于方明朱文公曰方當作乃即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若璩按此亦有辯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六條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為君時事正義以為謬妄書裨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而言

書序祖乙圮于耿孔氏注云圮於相遷於耿殷本紀謂祖乙遷于邢皇極經世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蓋

從史記以書序考之孔氏以圮于耿爲圮於相恐未通蘇氏書傳云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考之祖乙以乙未踐位後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庚立祖乙曾孫盤庚之立以己亥自祖乙踐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圮不應如是之久也當闕所疑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虛之運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爲言

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盛而衰難可興也而以襄鄧為建都極選陳同父上書孝廟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而以荆襄為進取之機其言與朴畧同朴不足道也豈亦有聞於氣運之説乎

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皆古文所無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

正同（若璩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九條）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蓋得此意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為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若璩按呂氏春秋亦同）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怠於政事故桑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己劉向蓋襲大傳之

誤若璩按説苑記於太戊世又記於武丁世

説築傅巖之野吳氏稗傳蔡氏集傳以築爲居愚按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當從古注傅巖在陝州平陸縣北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若璩按孔叢子真偽書朱子所謂白撰出所引書乃襲展禽語耳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貎雖事紂内秉王心豈知文王

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

西伯旣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為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丘之詩作脣亡齒寒衛終為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

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間

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真燕書哉或說謂新

經以泰為否泰之泰紂時上下不交天下無邦

大誓

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非經意也

與大誥同音泰者非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為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尚書注異書傳云紂至親雖多不如

周家之多仁人朱文公集註從書傳若璩

按辨亦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九條

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

若璩按今左

傳有臣字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

邑姜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

左氏傳云太伯不從楚辭天問云叔旦不嘉與夷齊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盡善

武成式商容閭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

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内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愚按韓詩外傳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

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内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史記燕王遺樂閒書曰紂之時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蓋康成不見古文武成故以容為禮樂張良云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史記周紀云表商容之閭皆與書合

顔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嘼字費誓

序東郊不開案説文及古今字詁開古闓字闓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闓為開愚按古文尚書師古之説是也庚綱謂分北三苗北古別字

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記宋世家亦云毋侮鰥寡

周禮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詩齊子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為圛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葢古文作悌今文

作圖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圖鄭依賈氏所奏說文

引書圖圖升雲半有半無今按圖即洪範曰驛其下乃注文

古文尚書曰泣曰圛

與周禮注同

詩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有六極五常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皆爲

洪範之學

曾子固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

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

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若璩按真西山言唐韓愈李翺舉大學之説見其原道復性篇而立朝論議曽弗之及余謂至曽子固始及之

韓非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之言而失之也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權故惟辟作福威

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 史記正義

巢伯來朝注云南方之遠國正義謂南巢李杞解曰成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其說美矣然無所據 尸子云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穫

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尚書大傳之説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為成王索隱曰不知出何書若璩按不知出

何書實隱指恬引故曰過可根而球可覺言非指成王事王氏亦微蹟錯

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南軒曰至誠可以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何屺瞻先生校本云南軒曰以下當自為一條

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為避若璩按詩集傳乃謂居東為東征罪人斯得為傳而誅之者何與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

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惟莫春在鎬名太子發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或有因於古也若璩按九年大統未集即受命改元之妄說也辯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二十六條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高共以禮而不以功故曰崇德報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以丕爲負索隱引

鄭玄曰丕讀曰負隗䎭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蓋本此晁以道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指武王也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史記以歸為餽二字通用見論語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漢地理志殷畿内為三國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唯鄭康成以三監為管蔡霍蘇氏從孔說林氏蔡氏

從鄭說三亳孔氏謂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康成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林氏從鄭說呂氏（若璩按呂氏下當如前增蔡氏）從皇甫說（詩譜以三叔為三監孫毓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

民獻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賢人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

周書作雒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注云東
謂衛殷鄁鄘詩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
謂之衛康叔宇于殷即衛也注以殷為邶鄘非是殷
地在周之東故曰東征邶鄘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
東土中旄父其邶鄘之一歟顧命有南宮毛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
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
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

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即脫簡歟若璩按揚雄謂酒誥之篇俄空此自雄校書時酒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僅脫一簡不同一簡者一行也酒誥一行二十五字與召誥一行二十二字又不同詳余尚書古文疏證胡朏明說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荊公以違保辟絕句朱文公以為夐出諸儒之表洛誥復子明辟荊公謂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山谷云荊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信夫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無隱

張氏以為此告者之詞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也汝當思之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為淫酒者而可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柰何以為勸哉愚謂此説得忠厚之意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為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

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衞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係人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為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咸獻言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然則王室之不壞繄大門宗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

亡也忽焉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外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魯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靖者修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後託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有與立矣厥家元板作王家

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

曰邦之安危惟兹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删詩存
邶鄘於風繫商於頌吁商之澤深矣
名語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漢律歷志引古文
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顔注謂説月之光采愚以書正
義考之采字疑當作令
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
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吕氏春秋南宫括曰成王定
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

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三說大意畧同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師保為

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師氏保氏注亦引書序云聖賢兼此官若騤按周官出晚出書二十五篇內康成何由得見其實周官從漢百官公卿表來禮記文王世子注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兩注自不同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當以散宜為氏若璩按大戴禮記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古今文之異如此

無逸大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

無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國以在位言呂刑穆王享國百年以壽數言

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生太甲也馬融鄭玄云武丁子帝甲也書正義以鄭為妄史記正義按帝王年代歴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明王孔説是王肅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蔡氏書傳從鄭説謂非太甲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歴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為祖甲

若璩按蔡傳謂祖甲非太甲尤快在據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明甚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天命自度天與我一自作元命我與天一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畏于民喦天之監臨常在目故曰顧諟天之明命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司馬公曰人君急於知

人綏於知事愚謂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弘石之姦唐宣宗扶摘細微非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小而闇於大也故堯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務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靖王之對知漢所以亡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成外戚之簒心有公私之殊而國之興亡決焉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宅無所考傳有凡蔣邢茅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若璩按禮記疏引鄭康成作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今詩譜無伯禽君陳字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若璩按地從禮疏理之學莫妙於目驗趙充國固言百聞不如一見康成戒子書吾嘗游學周秦之都往來究豫之域者也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王

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為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為良顯乎闇愎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稱文武而不及成王其有以夫若璩按尚書古文疏證云君陳此六語引於坊記安知當日非大小臣工相告誠之辭未必為君告臣只緣既出書作成王語氣成王之冤於是且千餘年矣試看下文取證大誓六語為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為人臣之言例可知詳卷二第二十七條

推誠以待士則欒氏之勇亦子之勇用賢以及民則田

單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

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子思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故曰庶言同則

繹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封建定

柳子謂天子不得變其君殆未考周制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且受黄朱圭幣之獻諸儒以為禮之變蘇氏以為失禮朱文公謂天子諸侯之禮與

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即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愚觀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奉冊者林黄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劉韶美（若璩按韶美名儀鳳普州人時官禮部員外郎）議曰唐自武德以來

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羣臣上尊號亦多在即位之年與本朝事體大相逺也觀韶美之言則文公語録所云漢唐册禮乃一時答問未為定說也若璩按蘇氏之説非是羅敦仁尚書是正正之曰案禮三年之喪越紼而行事者有四郊其一也夫郊必衰冕大裘則三年之喪既成服亦有時釋之而即吉矣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而勢不行也于是乎以日易月之制起謂之權制不忍數刻之嫌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君子以是知刪書録顧命之意深也

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缺公

字
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唐賈至議取士以安史之亂為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亡在風俗四維不張（若璩按賈誼語）而秦歷促恥尚失所（按干寶語）而晉祚覆至其知本之言哉

周之興也商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
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糾繆格
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衛石碏以義厲一國而甯遽之類萃焉晉趙衰以遜化
一國而知范之賢繼焉故曰樹之風聲
齊大史之守官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禮周孔若
作公按孔當
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璩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若璩按盧六以引孔疏君帝帝允也以證非皇字

兵以恭行天罰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天妝

中說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包易書也愚按春秋緯有元命包易書有元包薛收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於呂刑阮注誤矣

張子韶書說於君牙冏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

之使人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胡文定春秋傳於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詩傳其説王風揚之水亦然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粊誓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藉口嘗考書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

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並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殽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禮記之言恐非謂費誓也若璩按孔穎達疏禮記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時周公猶在

魏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舉觴擇言以酒味色臺池為戒漢高帝圍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周公伯禽之化歷戰國秦楚猶一日也

周盍公謂文苑英華賦多用貟來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之云字乃貟之省文愚按漢書韋孟諫詩顔師古注引秦誓雖則員然古文作貟

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傳孔叢子云帝典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臯陶謨益稷觀政秦誓觀義此其畧畧異者

春秋時郤缺之言九功九歌穆姜之言元亨利貞子服

惠伯之言黄裳元吉叔向之言昊天有成命單穆公之言旱鹿叔孫穆子之言鹿鳴之三成鱄之言皇矣之雅閔馬父之言商那之頌左史倚相之言懿戒䙡射父之言重黎白公子張之言説命其有功於經學在漢儒訓詁之先葢自遅任史佚以來統緒相承氣脉未嘗絶也

顔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今僅見於唐元行沖釋疑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

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館閣書目梁柒八卷詩賦論議垂六十篇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官師從單靖公注天子官師非卿也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長愚謂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

王景文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欲記考古圖曰宜用顧命游廬山序所歷曰當用禹貢

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抱明允

以嬰戮蓋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劭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充論衡云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云壽若召公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注商湯所制法也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繁簡可見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鼖譟疏謂書傳說武王伐紂時事二禮疏引書傳畧說皆書大傳也

洪範五者來備史記云五是若璩按今本仍者字來備荀爽謂之

五辟李雲謂之五氏傳習之差如此近於郢書燕說矣何校本云魋其義氏其音當為是也

土氣為風水氣為雨箕屬東方木木克土土為妃故好風畢屬西方金克木木為妃故好雨此鄭康成說也吳仁傑謂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又曰雨以潤之則雨屬水漢志軫星亦好雨若璩按漢天文志及史天官書並云軫為車主風蓋軫車之象與巽同位為風車動行疾似之無好雨之說云好雨者蔡傳也蔡傳詎足信與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

若璩按先師吳太易先生問余五福無貴子知其說乎對曰未也先生曰蓋福乃人生受享之物古者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任寒者與衣飢者與食凡不獲其所者與安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不遑暇其在位也如肩重負及去位也如釋重負豈若後世之貴者以位為逸睢乎故五福中不得有貴此論甚精

趙岐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又我武惟揚注云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書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又不及貢以政

接於有庳謂皆逸篇之辭又引書禹拜讜言若璩按說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八條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孟子之時古書猶可考今有不可强通者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帝乙湯玄孫之孫也按史記湯至帝乙二十九王謂六世王未詳唐陳正節曰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謂十二君亦未詳　若璩按鄭康成註禮記引易說末句作天之錫命疏可同名孔疏以帝乙即祖乙正湯之六世孫但未見尚書

林少頴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朱文

公曰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泰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之極則濡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極則無及矣

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公訓成王勿以憸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嗇夫所以監秦之失也

周官曰無以利口問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此漢之家法恭在貌敬在心書正義之說也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詩春秋正義之說也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為一科故曰無求備于一夫 弟元板作第

彊恕而行忍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一視同仁容也顔子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 忍言事容言德習忍則至於容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
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
字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先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禽獸雖有土不得
而居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說
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小雅盡廢其禍烈於

洚水四維不張其害憯於阻饑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輕刑增重刑減班固以周禮為中典甫刑為重典非也

舜臯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

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以義禮垂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宋武帝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箆

於寢宮作法於儉其敝猶侈況以侈示後乎絕拂元板作姬

拂

因岱祡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因建極而雜糅正邪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忠諫謂之浮言錮君子謂之朋比慘礉少恩曰威克厥愛違衆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焉者丕之奪漢託之舜禹衍之篡齊託之湯武卲陵海西之廢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侮聖言以文姦慝豈經

之過哉

蘇綽大誥近於莽矣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歟蘇威五教綽之遺風也

史記秦紀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於軍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序云敗崤歸作誓與史不同

邵子謂修夫聖者秦繆之謂也穆公是霸者第一悔

過自誓之言幾於王道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冑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

殷度邑鄭康成注周禮云周書王會備焉注儀禮云周書北唐以閭許叔重說文引逸周書大翰若翬雉又引貑有爪而不敢以撅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千里百縣䜌之柔矣皆以周書為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東晳傳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當考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

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其誤明矣若璩按王氏云當考余因編考一束晳傳王隱撰者曰太康元年房喬修者曰太康二年互異已如此當以當日目擊者之言為據晉武帝紀本起居注杜預為左傳後序皆其所目擊者也冢蓋發於咸寧五年冬十月官輒聞知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吳平預始得知又二年始見其書故序曰初藏在秘府余晚獲見之此與情事頗得

書大傳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谷大都之貢物此禹時也周書載伊尹為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載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愼以下

其贄物二十一自義渠以下其贄物二十自高夷以下其贄物十四自權扶以下其贄物九此成王時也愚謂旅獒之訓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珍異之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杞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其說非矣

周書史記篇穆王名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鄶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國名多傳記所未見

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名而民自來亦見文子張文潛祭司馬公文冬暘夏冰赴者爭先蓋本於此若璩按淮南主術訓亦云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

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今所傳周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之野終葬乃制謚與六家謚法所載不同蓋今本缺誤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謚出於此呂成公策問旦以文名奭以康名閎夭以尊顯　閎夭謚當考

文心雕龍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周書文傳篇商箴見呂氏春秋名類篇

周書小開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

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彥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即九紀也

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戰國策）蕭何引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若璩按戰國策太公陰符之謀）者歟老氏之言范

蠡張良之謀皆出於此朱子云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書　若璩按蘇秦傳引周書曰緜緜不絶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其真出陰符可知

三墳書無傳宓犧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歷度周髀管子所云造六㓉以迎陰陽者不復見管子輕重戊篇虙戲造六㓉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㓉行陰陽㓉字未詳許行為神農之言鼂錯述神農之教列子稱黄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醫方皆託之農黄而大道隱矣今有山氣形之書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中毛漸得之西京或

云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也列子引黄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若璩按王元美云圶當讀如計以企有跂音也辛文子號計研漢碑作圶研亦一證

有言遜于汝志艮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之彊明臣而遜言則為梁丘據之苟同

周人乘黎祖伊恐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鄰戒則無咎矣蜀漢之亡也吴華覈詣宮門上表曰成都不守社

稷傾覆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至仁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吁華覈亦吳之祖伊歟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漢儒以春秋決獄子産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荀卿始為法後王之說李斯師之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流俗之見六國表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毋甚高論宣帝謂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

斯之言猶行也孟子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若璩按嘗謂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卿治之何則孟子法先王荀卿法後王只觀文獻通考序發端便引荀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明太祖序其大誥亦曰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滔滔者豈非皆李斯之徒也乎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為而已勿以憸人立政之戒也爻辭周公所作師之上六既濟之九三皆曰小人勿用

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

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

既獲仁人武所以克商也養民以致賢人興漢在於一言延攬英雄務悦民心復漢在於一言

張文饒曰堯之歷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法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子序三代之書其稱相者獨伊尹伊陟傅説周公召公畢公六人耳若璩按書序傅説無相字孔傳有之耳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勁之於充張崃之於
稷李湛之於義府可謂能蓋愆矣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轘此春秋時嘗有
之至秦用之豈成周之法哉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為戒器久不用則
蠹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為戒多事非也不事事
亦非也
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考之書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臯陶所執之法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臯陶執法于下而舜以其權濟於上劉頌所謂君臣之分各有所司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刑又與宥同則蘇氏之言亦有所本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君如事天

玩物喪志志為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壯武殘而龍劍飛先

哲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昭侯委珮而去宣子辭環以歸此可為玩物之戒昭侯元板作經侯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問博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之必問以辨之敏而好學必不恥下問老子亦云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若璩按問曰切問曰審問曰下問曰亟問曰無宿問余嘗集陶弘景皇甫謐為柱聯曰一事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亦可見其志云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塈讒說孔子答

為邦之問終於遠佞人一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為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

後山若璩按後山陳師道號　黄樓銘序云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朱文公詩破斧傳云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鋭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皆用南豐

文法

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與周禮大師敎以六詩同一機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可以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脱簡重出東觀漢記王阜爲重泉令鸞鳥集學宫若璩按東漢有學宫字此其一阜擊

磬而舞況舜樂所感乎

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覲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古者侍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雠恥豈知禮之本乎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曰大為民荼毒也

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為柳谷周禮注度西曰柳穀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也若璩按隋地理志張掖郡張掖縣註曰有大柳谷今為甘州衛

周之盛也內諸侯為伯為周召畢公之任周之衰也外諸侯為伯為齊晉之霸三公行二伯之職以統諸侯則伯者安得而竊王命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為獨夫之言一為聖人之言真文忠公曰命一也恃焉而弗修賊乎

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此聖狂所以異

聖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足畏民

不足畏爲桀紂秦隋

詹元善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

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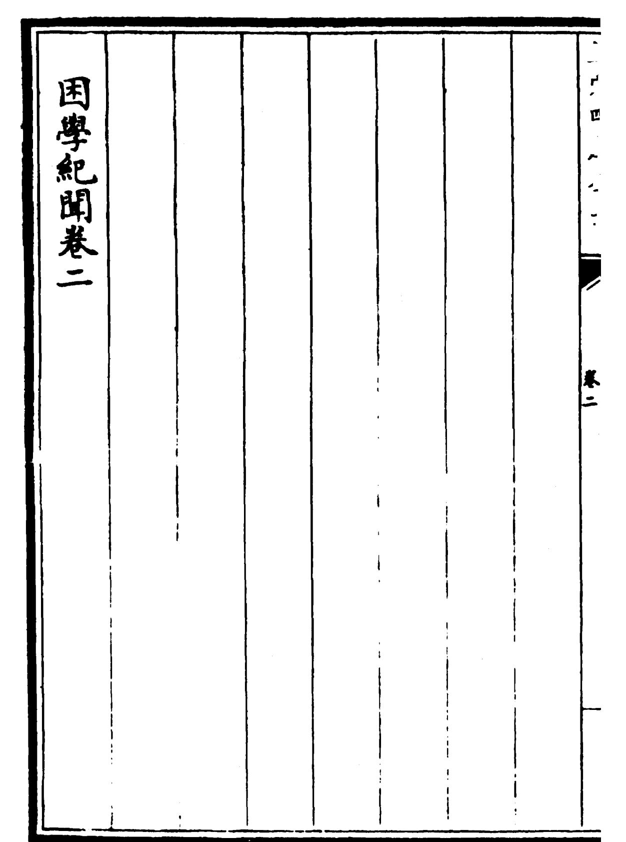
人能知此則知覩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呂成公已有此

說

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大原

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狐岐若璩按此余仍遵古

注以為聖經之變例且梁山與壺口止隔一河耳不得謂甚遠



困學紀聞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李維裕